

新舞臺2012 | 新舞臺15週年！
Novel Dance Series
For your eyes, for your soul! 演好自己！

亞太 新勢力

ASIA AND
NEW LOOK

藝術總監 林懷民



製作群

藝術總監 林懷民
製作人 辜懷群

企劃部 劉智龍・蔡靜芳・李怡慧・劉美絨
公關部 黃麗宇・陳紀臻・李文玲
行管處 田鑫泉・吳淑芬・陳懿蘋・劉耀武・劉瑞蓉
管理部 魏 諧・李思明・郭力維・任惠玲・陳誦婷

技術統籌 黃國鋒 (Ea Sola)・黃定城 (TAO)・方淑芸 (MAU)・徐武臣 (EDx2)
舞台技術指導 倪長明 (Ea Sola)・蘇俊學 (MAU)
燈光技術指導 魏立婷 (Ea Sola)・李忠貞 (TAO)・廖清峻 (MAU)・黃祖延 (EDx2)
音響技術指導 陳鐸夫 (Ea Sola)・翁翌軒 (EDx2)
技術執行 羅浩翔・蔣宗琦・鄭秀玲・林智昇・黃品嘉・曹 玄 (Ea Sola)
謝建偉・蕭豐明・杰藝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TAO)
鄭秀玲・張仲安・汪玉珊・莊岳鋁・郭芳瑜 (EDx2)
音響工程 飛揚企業社 (Ea Sola)・唐宋音響 (MAU)
投影工程 博揚國際有限公司 (MAU)
服裝管理 林 馨 (Ea Sola)・劉光和 (MAU)

錄影 卞成章
文字翻譯 楊美櫻

新舞風題字 董陽孜

特別感謝 (以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BURT'S BEES 鄭毅

林亞婷

莊峰綱

趙綺芳

劉湘湘

潘恆旭

謝東寧

雲門舞集

廣藝基金會

各界媒體的踴躍報導

新舞臺2012 | 新舞臺15週年!
The Novel Dance Series
For your eyes, for your soul! | 演好自己!

藝術總監：林懷民

亞太 新勢力 ASIA AND NEW LOOK

9月8日(六) 19:30 高雄至德堂
9月13-15日(四至六) 19:30 台北【新舞臺】

越南 艾索拉舞團

旱·雨 | Drought and Rain

10月11日(四) 18:30 桃園廣藝廳(廣達員工專場)

10月13日(六) 19:30

10月14日(日) 14:30 台北【新舞臺】

北京 陶身體劇場

重之三部曲 | Weight×3

四 | 4

10月19-20日(五至六) 19:30

10月21日(日) 14:30 台北【新舞臺】

紐西蘭 MAU舞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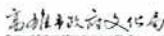
啣鏡之鳥 | Birds with Skymirr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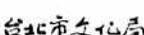
11月16-17日(五至六) 19:30 台北【新舞臺】

韓國 ED×2舞團

當代的Fu | Modern Fee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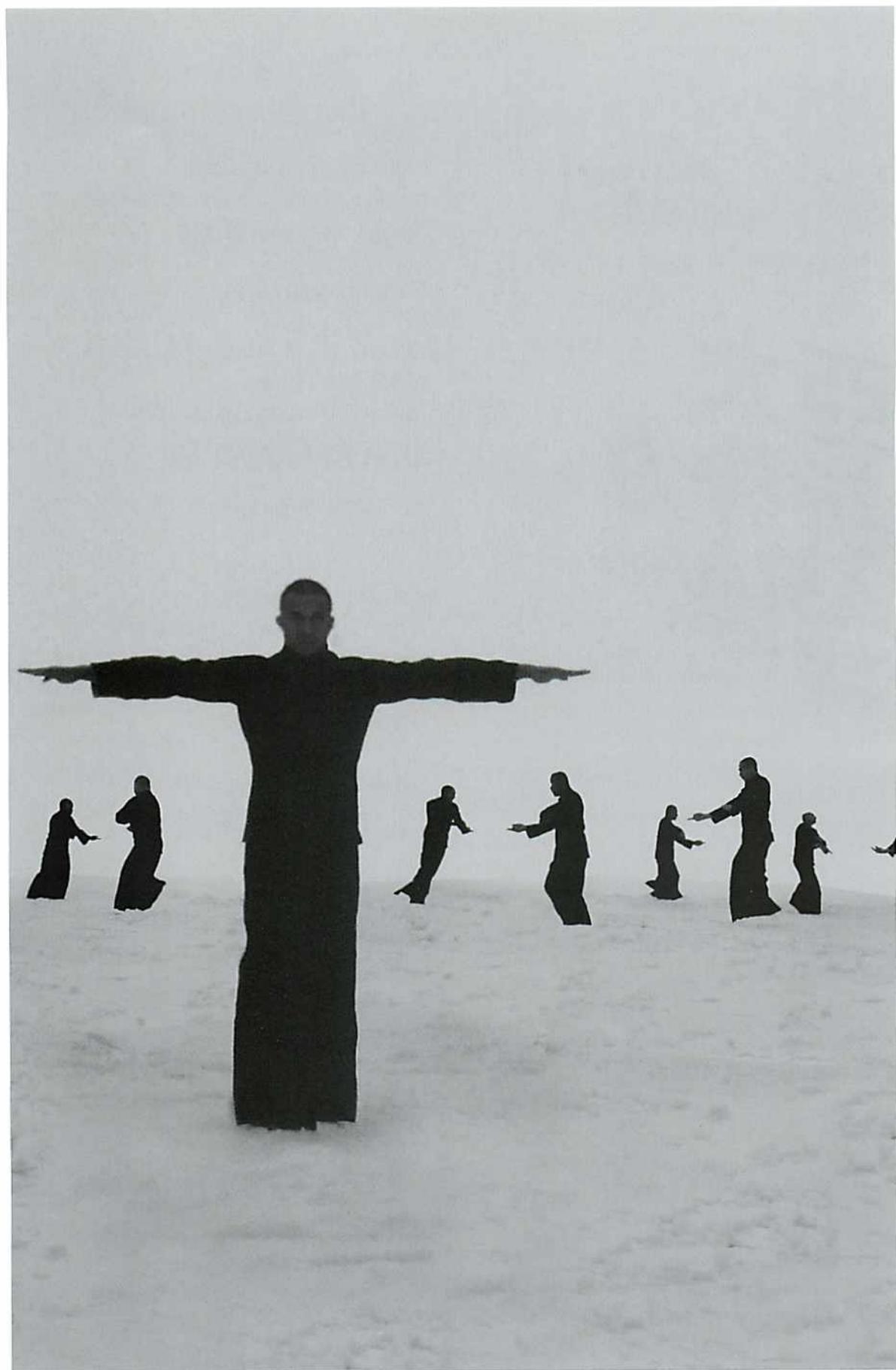
留也留不住 | What We've Lost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新舞臺  共同主辦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越南艾索拉舞團高雄場

贊助單位  財團法人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台北市文化局  qaf 廣藝基金會 

指定住宿  UNITED HOTEL
聯華大飯店

【新舞臺】之營運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獨家贊助



再度啟航——寫在【新舞臺號】重新下水之前

看展時巧遇兩位藝文界前輩，他們殷殷垂詢【新舞臺】大修的消息。我答已經進入最後一個月，但「不幸」進度落後了兩三週。兩位前輩眉開眼笑，連拍我肩，一位說等著要來【新舞臺】看節目已經好久；另一位說【新舞臺】真不是蓋的，在所有的表演廳大修案中，「落後一年者，比比皆是。」國際會議咖啡時刻，同僚們也語帶鼓勵，說某國某展覽空間翻新「已經延誤了三年。」我知大多數前輩與朋友們都給【新舞臺】打氣，「淡定」是我唯一能有的心情。但，昨天一位同仁在臉書上貼出了【新舞臺】場燈「重新亮起」的照片。看到那一盞盞平凡無奇的燈整齊排列在觀眾席的頭頂，發出一道道平凡無奇的光，我的淚水居然奪眶而出：原來這些燈、這觀眾席、這舞臺、和它曾服務過的人與笑聲，在我的生命裡竟佔了這麼重大的份量！【新舞臺】的「迎來送往人生」書寫了我和同仁十五年的憂歡；隨著幕起幕落，溜走了我們燦爛的華年。當【新舞臺號】今年九月下旬再度啟航時，我們多半已在這原本設計來做福利社的狹長B1空間裡待了十數載。颱風、地震、除夕、春節，【新舞臺】是我們的「晨昏定省」。感謝老天、社會、中信銀，您們在大修案中給了我們不同的支持與考驗，我們因此而成長了。

今年九月至十一月我們將第十二度推出【新舞風】系列。四檔由林懷民精挑的舞，展現《亞太新勢力》。這些舞是給不怕面對的人看的！紐西蘭、越南、北京、南韓，都是我們的鄰居，現代舞的好手不再來自歐美，而是漁陽擊鼓！他們的作品各自走出了風格，說出了自己的故事。紐西蘭與越南素樸而貼近土地，南韓好像看到韓劇，北京實驗性最強，好像鐘錶般精細擺動的人俑，又好像想要忘掉自己的旅人（從某種角度而言，這也是一種寫實？）。演出期間正好配合亞太表演廳協會（AAPPAC）在台北召開。【新舞臺】身為AAPPAC資深會員，就以這檔舞風呼應主題，表達賀意。

秋風將起，節目一檔接一檔地進來，又要開始一連串守著表演廳的日子。各就各位了，一切彷彿如昔，卻並不完全如昔，因為有一種力量沛然莫御；它在虛擬世界裡名叫時間，實體世界裡化身萬千：年齡、階段、潮流、時代、文化，都是它的名字。有成就的大師如巴哈、貝多芬、莎士比亞、易卜生、梅蘭芳、林懷民等，雖然未能改變年齡、逆轉人生，但他們引領了潮流，影響了時代，豐富了文化。

先哲說：「人之無志，如舟之無舵。」想要長久立足亞太新勢力，應向上述大師學習。先哲又說：「知易行難。」立志難；落實更難！在翻修一新的【新舞臺號】重新下水之際，讓我們再一次下決心緊握那些稀有的、不能變的（價值、方向），接納那些普世的、能變的（方法、態度、形式、內容），迎著時代的浪潮航向無遺恨的、有貢獻的生存！航行在中信銀、表演家、觀眾這三股巨湍中，【新舞臺號】只有拿出勇氣與智慧，才能不負期許，不枉血汗，瀟灑於歷史與文化的洪流！



新舞風製作人、【新舞臺】館長



9月8, 13-15日

艾索拉舞團 Company Ea Sola

旱・雨

Drought and Rain

re-creation 2011

編舞、劇作、佈景、燈光、服裝 |

CHOREOGRAPHY, DRAMATURGY,
SCENOGRAPHY, LIGHTING, COSTUMES : Ea Sola

作曲 | COMPOSER : Nguyen Xuan Son

編曲 | MUSICAL ARRANGEMENT : Nguyen Xuan Son, Ea Sola

歌詞 | LYRICS : Nguyen Duy, Ea Sola

演出者 | PERFORMERS : Nguyen Thi Hong Van, Man Thi Thu, Doan Thi Yen,
Luong Thi Loan, Pham Thi Tien, Doan Thi Ket,
Nguyen Thi Hong Tinh, Vu Thi Hai Hau, Nguyen Thi Tham,
Ngo Thi Cat, Nguyen Thi Nhuong, Nguyen Thi Huyen

歌者 | SINGERS : Doan Thanh Binh, Dang Thach Le, Doan Thi Ket

樂師、合唱 | MUSICIANS, CHORUS : Nguyen Xuan Son, Hoang Van Tinh, Dang Thach Le,
Vu Van Tu, Nguyen Duc Muoi, Le Quang Dao

技術總監、燈光 | TECHNICAL MANAGER, LIGHTING : Carlos Perez

音響技術 | SOUND : Laurent Vantaux

舞台技術 | STAGE : Nguyen Duy Chan

製作助理 | PRODUCTION ASSISTANTS : Nguyen Cao Thang, Nguyen Thi Huyen

巡演管理 | TOUR MANAGEMENT : Company Ea Sola

演出長度 | DURATION : 75分鐘・無中場休息

世界首演 | WORLD PREMIERE : June 2011, Napoli Teatro Festival, Italy

一部捕捉人類為衝突付出代價的作品。——The List

深刻、發人省思且振奮人心。——衛報

充滿詩意的獨特作品。——泰晤士報

為祖國面臨苦難所展現的堅毅，留下悲喜交織的見證。——曼谷郵報

法籍越南裔編舞家艾索拉出生於越南，在巴黎習舞。她在越戰如火如荼時離開家鄉，1990年返國，花了五年的時間研究越南傳統音樂與舞蹈，以及越戰對當地人民所遺留的影響。

此次研究的心血結晶即是1995年的《旱·雨》，這是一部歌頌歷史與文化記憶，反省衝突與帝國主義之代價的作品。16年後，艾索拉帶領一群來自北越的老婦人，當年她們的歌聲撫慰了前線的士兵，以及六位傳統音樂大師組成的樂團，重新詮釋這部動人的作品。表演者時而做出緩慢、優雅如催眠般的動作，時而表達出急切、貼近內心深處的反應，由親身經歷過戰爭的表演者擔綱，以震撼、磅礴的方式共同呈現出戰爭的人文遺跡。

編舞家的話 | 艾索拉

我看見男人黝黑的背部，和一般人沒兩樣，承載著千萬年辛勞的痕跡。太陽照耀人類，一個個的身體跳著流傳千年的舞，迎接太陽升起。

我從泥土地跋涉到柏油路，風塵僕僕多年。尋找合唱團，尋找一種聲音。一丁點星光。帶著那次相遇的回憶一路走來。

回憶的責任 | 1995年的《旱·雨》源於對戰爭的回憶，為了構思這部作品，我透過舞蹈與傳統音樂來研究越南最初始的文化。

研究過程中，我遇到一些婦人，她們和幾百萬名其他越南人一樣，在越戰期間被迫拿起槍枝，加入抗戰。她們守衛著村落的傳統，成為《旱·雨》中的表演者。如今她們年紀約75-90歲。

我在1991-1995年進行的《戰爭的回憶》，延伸成為1996-2010年所創作的舞台劇、文章與視覺影像等一系列作品，目的是完成另一個回憶。

世界的回憶 | 古老的記號，遙遠，萬物尚未存在之時。我們是記憶所建造的，藉由身體的形式。我的作品是將自己置身於作品主題之中，亦即知覺、記憶的問題。我不打算評論戰爭或戰爭的殘酷。而是向前跨一步，讓自己瞭解戰爭如何發生？自古有之，永無休止。因為我們的生存之爭從未結束。

這部作品讓我得以聆聽幾首喚醒回憶的曲子。我們聽見了自我，光年以前，人類尚未長出雛型，在星空之中，在深海裡。我們的回憶不全然是隱晦的。這部作品本身不就是關於思考自我嗎？體認另一個回憶、釐清回憶？這就是我致力許久的作品所教會我的道理。

從意義中生存 | 在重新製作《旱·雨》的過程中，我認識了另一群婦人。她們和1995年版本中的表演者不同：她們沒有經歷過法國殖民，面對美國人時也沒有以槍枝武裝。她們在前線以歌聲撫慰士兵。永恆在我們面前倒下，在那沾滿鮮血的路上……這群婦人沒有參與打戰，歌聲是她們唯一的武器。歌聲讓一切恢復了意義，為深夜和破曉帶來意義。

集合這群婦人後，我發現她們不在殺戮中求生存，她們唱歌。她們在前線撫慰傷者。我覺得必須讓這群婦人唱歌，透過她們，我在回憶的責任及世界的回憶之間找到了意義。

劇情 | 太陽神和雨神沉醉於自身的能力，覬覦控制大地。無名氏穿越田野，唱出他的痛苦。太陽神和雨神持續帶來乾旱及洪水。無名氏日夜不停哀鳴，傳到了太陽神和雨神那裡。祂們暫時化身人類，才知道釀成禍害。太陽神和雨神於是決定創造四季，結束這場災難。

一片渾沌之中，離無名氏不遠處，未婚妻離開她家，前去和未婚夫會合。道路卻沒有將她帶往等候著她的幸福。旅程上她聽到大自然的脈動在說話，找不到她的未婚夫。於是，月亮升起又落下，未婚妻丟掉婚



©E.S. Sol



©E.S. Sol

紗。她穿越田壟，和古老的月亮、新聲音相會，她視其為子女，陪伴她將快樂的時光化為歌聲。

音樂 | 我借用來自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傳統音樂的古老樂風，再剔除隨著時間演進而摻入的裝飾音。兩種類型的樂器最為重要：打擊樂器合奏，以及二弦樂器維列琴(viele)與月琴。我邀請作曲家Nguyen Xuan Son為這部重製作品編寫打擊樂的曲目，他也和我分享編曲與創作過程，以及合唱部分的編曲。

歌曲 | 太陽神、雨神和無名氏的歌曲述說出《早·雨》的故事，合唱部分分為管弦樂團與本作的表演者。

歌詞 | 歌曲的歌詞是依據《早·雨》的劇情而創作。我邀請越南舉足輕重的當代詩人Nguyen Duy，以興發情感的方式撰寫歌詞。重製作品中的歌詞與原版一樣。

祭拜用之肖像 | 肖像以黑白兩色畫製，原是置於神壇供奉祭祖之用。《早·雨》中的肖像主角是法國殖民及越戰期間亡故的反抗軍、士兵與不知名人士。依據相同習俗，本作中以顏料或膠彩繪製的人物像則是越南自建國至19世紀末的歷史人物。

艾索拉

艾索拉出生於越南南部高原地區的林同省(她拒絕透露出生年份，僅表示「年紀是虛幻的」)。她的父親是與美軍作戰的反抗軍，1974年她跟隨具有波蘭與匈

牙利血統的法國籍母親離開越南，最後落腳巴黎。

「那是個令我無力招架的經驗，我成長的環境是美好的。來到巴黎後，一切事物變得龐大、機械化且懾人。」她說道：「我必須反抗，來拯救自己。」

艾索拉每天到街上去，靜止不動地站上7個小時之久。「我用這種方式來表達：我不屬於這裡，我不是你們的一份子。那是個驚人的經驗：我學習控制自己的身體，而當我看著旁觀群眾的反應時，我發現了控制節奏、張力與空間的方法。最後有人告訴我，我的舉止是種藝術表演。」

日本舞蹈大師田中泯(日本身體氣象農場創辦人)是其中一位發掘艾索拉的藝術家，艾索拉在其農場住過一段時間，和其他藝術家一起照料稻田。作曲家李格第(György Ligeti)也鼓勵過艾索拉。「李格第給了我信心，去進行回憶與意識的探索。我非常想念他。」在法國期間，艾索拉的街道表演風靡了群眾。但她渴望返回家鄉，她於1990年獲得法國文化部補助，讓她返回越南的夢想成真。「我邊哭邊親吻大地。」她說道：「但那裡滿目瘡痍。戰爭與禁貿令摧毀了一切。越南有如身陷黑暗之中。」

艾索拉的目標是製作一部以戰爭的集體記憶為靈感的音樂劇。為進行研究，她前往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的偏遠村落，部份的傳統文化在當地依然留傳。「越南文化源自於村落和大地。」艾索拉表示：「藝術是由農人所創造的。當人們每天都忙於確保下一餐的著落時，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或力氣用於創造文化。」



©Ea Sola

傳統上，越南婦女結婚後就不再跳舞。但在許多村落裡，只有老婦人還記得她們年輕時的儀式和慶典。「這些都是為了存活而背上機關槍的女人，如今成為舞蹈的守護者。」艾索拉說：「我瞭解到，要讓作品忠實呈現的方法，就是讓這些婦人參與製作。」

這個計畫即是《早·雨》(Sécheresse et Pluie)最初的版本，1995年首度於全球演出。「有些婦人從未離開過她們的村落，也沒搭過車，更別說搭飛機了。」艾索拉說：「她們嚇壞了，有人嘔吐，但依然堅持參與演出。其中一位70幾歲的婦人健康狀況是禁不起長途旅行的，但她央求我帶她一起去。她的演出棒呆了。」

音樂是由有固定音高的打擊樂器、弦樂器，與獨特的圓形「越南月琴」所組成的傳統合奏樂團所演奏，由北越戲曲音樂嘲劇(Checo)大師Nguyen Xuan Son帶領演出。雖然艾索拉作品中的影像多半是抽象的，但本質是部寓言劇，劇中太陽神和雨神企圖駕馭一群無能為力的人民，實則指涉戰爭及越南極端的氣候。「這是一部關於人們戰爭回憶的作品，」艾索拉表示：「但某部份而言，越南人的悲劇來自於他們與自然的無止盡抗爭。人民必須與氣候奮戰求生存。」

2005年，艾索拉創作了第二個不同的版本，由古典舞訓練出身的河內越南國家芭蕾舞團的舞者擔綱演出。「我想要和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合作。他們表示從未想過越戰，他們的生活似乎絲毫不受其影響。但漸漸地故事一個個浮現。一名年輕舞者的父親平常不太說話，他後來才知道父親曾打過越戰。他告訴我：「現在我開始瞭解父親沉默的原因了。」



©Ea Sola

《早·雨》第三個版本是應愛丁堡藝術節總監米爾茲(Jonathan Mills)邀請創作的，他觀賞過原作，希望介紹給英國觀眾。「一開始，我不確定如何重製這部作品，」艾索拉說：「當初演出的婦人現年80-90歲，也有幾位過世了。但我找到與這些婦人經驗不同、略微年輕的一輩。她們沒打過越戰，不過還記得到前線唱歌撫慰傷者的事。這群女人不帶槍，卻帶來歌聲，這畫面似乎很美。」

本作品的高潮是婦人拿著亡者的照片。「越南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憑弔的亡者，」艾索拉說。不過也有片段的表演是歡欣奔放的。已婚的越南婦女禁止放下頭髮；但舞者一度取下髮夾，瘋狂似地甩動長髮，直到全體陷入一片黑色的髮海。這舉動看似反抗與慶祝，彷彿女人拋開了多年的壓抑，重返年輕歲月。

「越南社會對女人並不寬容，」艾索拉說：「那不是個寬容的社會，就這樣。但我希望，《早·雨》最終不只是部關於戰爭、越南或美國的作品。它和我們所有人有關——我們如何承受苦難，卻都能學會寬恕。」



不只是一場演出——《旱·雨》·記憶·歷史

趙綺芳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副教授

提起越南，會令人想起蜿蜒的紅河、奇幻的下龍灣、翠綠的稻米田和柔順的越南人民，柔順，特別是女性。

不過近代的歷史並未因為這群人民的柔順，而報償他們應得的慈悲。艾索拉被歐洲血統的母親帶離時的越南，在兩種極端的意識形態交戰下，拋擲出一篇又一篇的南海血淚，那些故事，在離越南不遠的台灣，曾經我們都不陌生。

只是沒有想到艾索拉當年的（被迫）離開，或許成就了今天呈現於我們眼前的這場交鋒：她被帶到巴黎，某種意義上世界的中心，親炙冷戰後自由世界多樣的身體實驗。只是那個揮之不去的鄉愁，讓她從世界的中心，甘心地回到邊緣而孱弱的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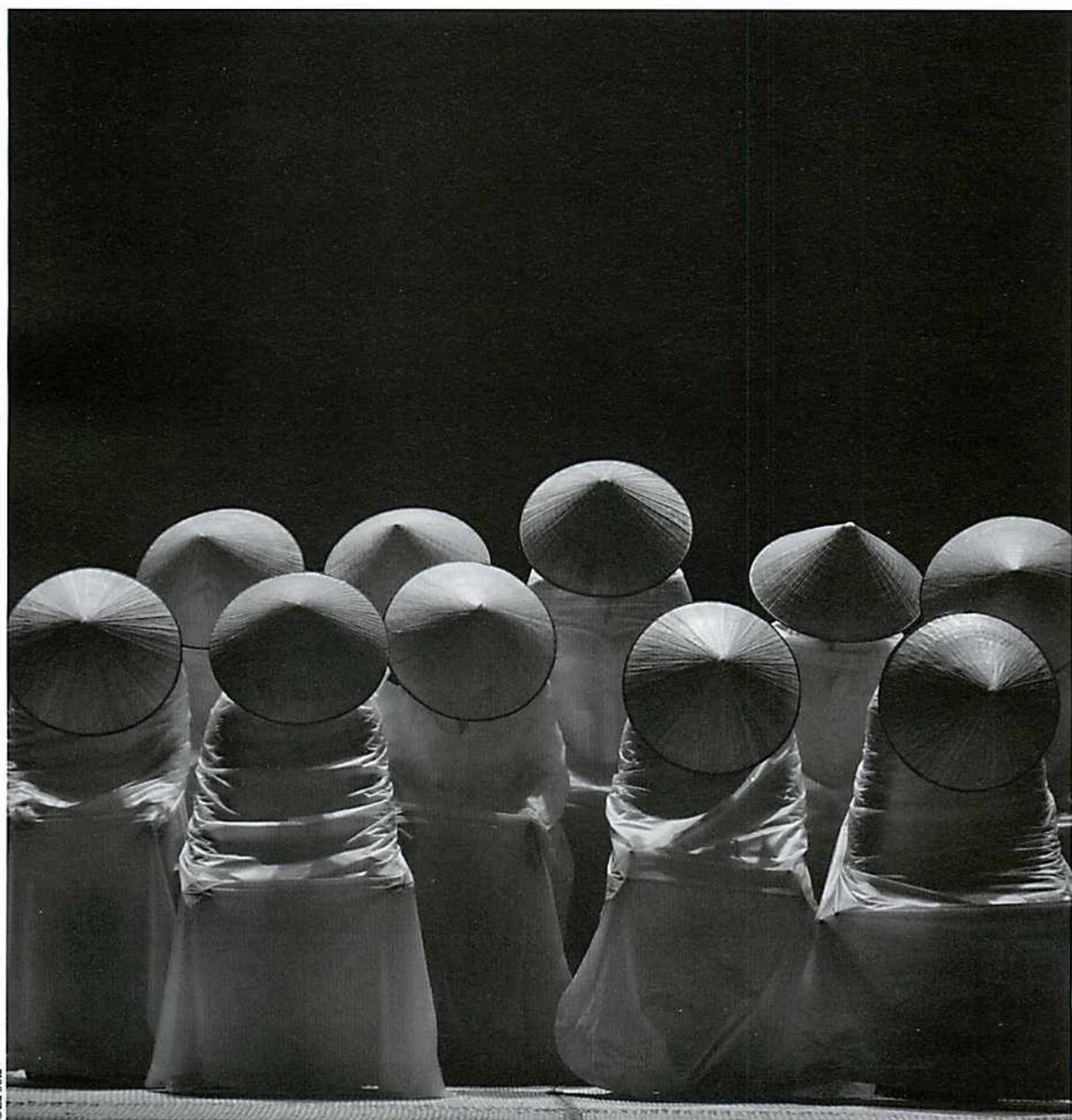
歷史翻轉得太快、太劇烈、太暴力，以至於人們往往選擇遺忘。然而回到越南做了五年研究的艾索拉，找了一批具有某種神奇召喚力的不知名尋常男女，幽婉但堅定地要我們回頭審視歷史、注視記憶。記憶中有漢文化熟悉的父系價值觀，透過幽暗的大型肖像向我們逼近，也有深邃和激烈的情感，藉著熟悉的胡琴、月琴、和嗩吶，共鳴於我們的耳膜。這些樂音交織著時而高亢、時而低沉的人聲，吟唱著越南的腔調，雖然不明其意，但是不減情感的共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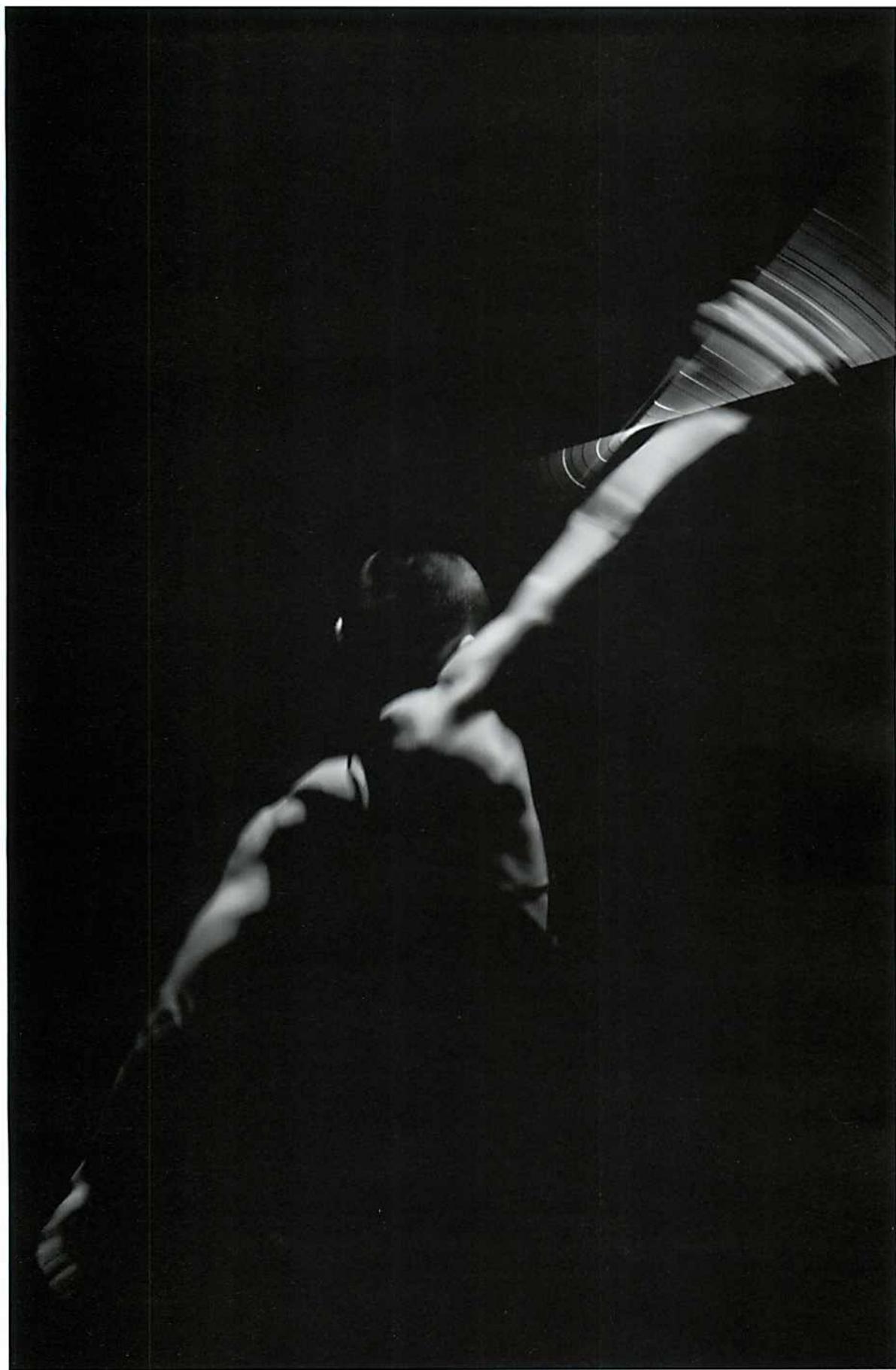
艾索拉不知道從哪裡找來的這群婦女，約莫中年的她們裝扮樸素，高矮胖瘦不一，舞動時呼吸靜謐而合一，可是真要有表情的時候，瞠目握拳，毫無忸怩作態之感。艾索拉的編舞策略是極簡的，這些婦人或在上台踽踽而行、或是錯落有致地起沉、或是從舞台後

方到前方的輪番前進和後退，用有限的動作主題，將蓄積的精力保留於舞者的個別身體和共同空間中。襯托於此的是舞者流暢的空間使用，艾索拉用連續的線形和塊狀空間之間的變化，營造出安靜卻富動態的視覺效果，再加上簡單卻具力道的道具和裝扮，例如大型的仿古人形立牌、遮蓋面容的斗笠與由天而降的祖先肖像等，深富意涵地提點出蘊藏於神話敘事中的對立元素：太陽神和雨神、男和女、祖先與後人、衝突與和平。極簡、流暢的身體，與一氣呵成的背景音樂（由Nguyen Xuan Son作曲、他和艾索拉合作編曲與作詞）搭配得天衣無縫，想必在艾索拉長年的醞釀、研究、編創與修改過程中，這群舞者早已內化音樂的呼吸與情緒。而作為整齣舞蹈靈魂的艾索拉，一手包辦編舞、戲劇指導、服裝與燈光設計，把兩個世界——傳統敘事與現代劇場——的語彙拉近在一起，讓觀眾可以在獨特的美感經驗中稍稍理解越南的歷史與文化。

今日我們心目中的越南代表甚麼？與台灣共享某種程度華文化的親近性，以及柔順（當然），而成為本地最偏好的外籍新娘輸出地？或是台商開拓新商機、新市場的樂園和夢土？越南對我們而言已經不只是一個鄰近的外國，艾索拉的作品是一個提醒，鬱積在那塊土地與那群人民身上的能量不會永遠沉靜壓抑，就如同舞台上鬆開髮箍舞動的婦女，終於必須釋放。她們用既熟悉又陌生、既沉靜又劇烈的身體舞蹈提醒我們：歷史離我們並不遠，然而倘若我們撇頭不看，終會失去藉以審視自我的機會。越南如此，台灣亦如是。

想到這裡，舞台上所呈現的，已經不只是一場演出。





10月11,13-14日

陶身體劇場

TAO Dance Theater

四 | 重之三部曲
4 | Weight×3

藝術總監、編舞 | ARTISTIC DIRECTOR, CHOREOGRAPHER : 陶冶 (Tao Ye)
駐團藝術家 | RESIDENT ARTIST : 段妮 (Duan Ni)

舞者 | DANCERS : 王好 (Wang Hao)
雷琰 (Lei Yan)
謝欣 (Xie Xin)

技術總監、燈光 | TECHNICAL DIRECTOR, LIGHTING : 王鵬 (Wang Peng)
技術執行 | TECHNICAL ASSISTANT : 王震 (Wang Zhen)

製作 | PRODUCTION : 乒乓策劃 (Ping Pong Productions)
方美昂 (Alison M. Friedman)

陶冶正在迅速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是現代舞界令人興奮的名字，他引領著中國舞蹈向正確的方向前進。——Time Out Beijing樂雜誌
看了他們的作品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編導和舞團的創始人陶冶如此搶眼。
他是中國正在蓬勃發展的當代舞界一股強勁的新興力量。——泰晤士報（英國）
絕對的震撼……無與倫比的體驗。——Västerbottens信使報（瑞典）
驚喜！強大！……難以抗拒——紐約時報（美國）
他們的身體讓人吃驚和讚歎，舞者不可思議的姿態令觀者的想像無限蔓延，
對身體的可能性有了全新認識。——Vogue服飾與美容（北京）
就像其命名一樣，陶身體劇場希望一切創作從身體本身出發。
相比那些繁複的充滿視覺衝擊力的舞臺表演，
我們在他們身上收穫的內容和體驗卻要清晰深刻得多。——Noblesse望（北京）

四

陶身體劇場第三個作品系列

編舞：陶冶
音樂：小河
燈光：王鵬·陶冶
服裝：李恣·陶冶
舞者：段妮·王好·雷琰·謝欣
首演：2012年7月17日波蘭格但斯克舞蹈節
（Gdansk Festival, Poland）
長度：27分鐘

《四》作為陶身體劇場數字系列的最新作品，進一步發展了陶冶在《Weight x 3》和《2》中對身體作為純符號性創作素材的理念，在延續其極簡主義風格的基礎上，對動作技術、身體質感以及舞臺關係進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及創新。舞臺上四位舞者在共同的外在空間與各自獨立的內在空間之間迴旋遊走，創造出一個在有序中不斷變幻流動的視覺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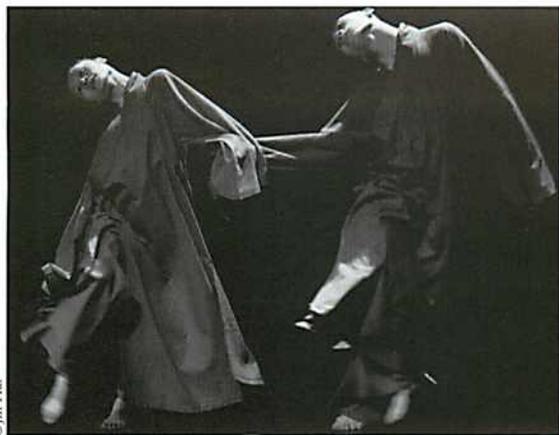
—— 中場休息20分鐘 ——

重之三部曲

陶身體劇場第一個作品系列

編導：陶冶
音樂：Steve Reich
燈光：陶冶·王鵬
服裝：陶冶
舞者：段妮·陶冶·王好
首演：2009
長度：45分鐘

編舞陶冶認為一個名字或一組詞句，在當代很難概括一部身體劇場作品賦予給觀眾所有的想像空間，反而會先入為主的在觀演之前就局限了作品的理解方向。而符號作為作品的意義（如數字）就在於區別，打破二元性具象與抽象的兩極思維方式。陶冶同時認為作品可以釋放給每個人不同的詮釋和想像空間，從而使作品的生命力得到更多元性的發展及延續。



© Jin Hai



© Jin Hai

編舞家的話 | 陶冶

整台演出由三個不同形式卻相同風格的舞蹈組成，創作的時間跨度為一年（2008-2009年）。與其看這是一台三部舞蹈的作品，不如為我們團隊這一年來的感受。希望能把我們的經歷跟大家一起來分享，每一個人觀後的感受是不同的，這樣的感受也促成了一個新的故事，把觀眾的感受與作品放在一起，便是這台演出的意義。三個作品都是從一個小動作的元素開始發展，然後這個元素漸漸越來越大。演員都用他們身體的重量來重複不同的動作，一直發展起來。整台演出叫《重》。不管是「重量」的「重」還是「重複」的「重」，這個編導想留給觀眾去想像，他們會以自己的主觀意識去定位。

沒有什麼特別的文字可以表達這台作品，不過這個作品會貫穿我們對「身體」的概念而身體力行，所以你們眼中看見的就是我們心中想要闡述的。

陶身體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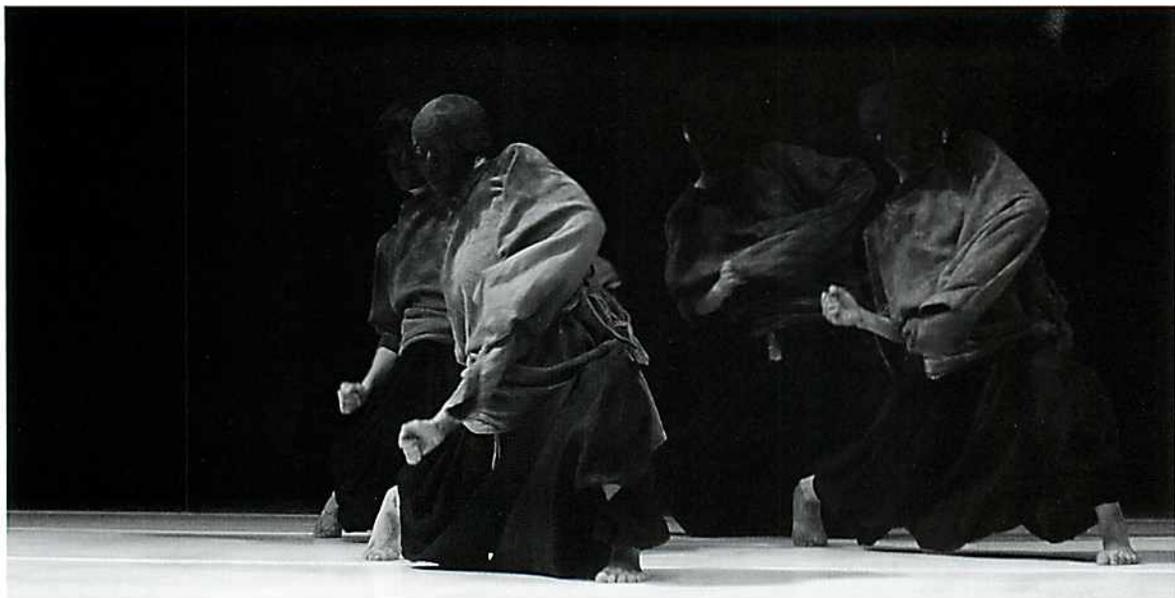
陶身體劇場是炙手可熱的中國最年輕的現代舞表演團體。自2008年成立以來，劇團已經在中國各地的現代舞藝術節上進行過表演。劇團創始人陶冶在中國現代舞界「獨樹一幟」。他曾加入上海金星舞蹈團，之後又加盟北京現代舞團。但他不願拘泥於舊有的形式，也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於是決定成立自己的團隊。劇團成員之一的段妮，在加盟劇團之前曾在倫敦

著名的阿咯郎·汗現代舞團工作過一年，之後又赴紐約在沈偉舞蹈藝術團工作過兩年。

這幾年以來，陶身體劇場多次應邀前往國際各類大型藝術節演出。他們的足跡至今已遍及歐洲、北美和東南亞各大城市。包括比利時的歐羅巴厘亞藝術節、瑞士的文化風景線藝術節、新加坡藝術節、美國舞蹈節、美國秋季舞蹈節、瑞典MADE藝術節、英國倫敦沙德勒之井劇院、英國伯明罕DanceXchange、荷蘭阿姆斯特丹Frascati Theatre等。

陶身體劇場也是繼1997年廣東現代舞團之後第二個榮幸受邀參加美國舞蹈節表演的中國現代舞團，也是首個獲得美國舞蹈節為期6個星期駐地文化訪問的舞團。2012年陶身體劇場將應邀參加美國紐約林肯中心藝術節、澳大利亞雪梨歌劇院春季藝術節、及韓國、波蘭、德國、加拿大、瑞典、奧地利、土耳其眾多藝術節的國際巡演。

除了演出，陶身體劇場也一直致力於「身體教學」的摸索中。曾受邀中央民族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舞蹈學院、陝西省師範大學、延安大學、阿姆斯特丹舞蹈中心Henny Jurriens Stichting等院校授課。也曾在清華大學、北京九個劇場、繁星戲劇村、當代MOMA藝術中心、蓬蒿劇場、瑞典MADE藝術節、美國舞蹈節、新加坡藝術節、波蘭格但斯克藝術節等開展公開課及工作坊。



©Fan Xi



陶冶 | 藝術總監、編舞家 | 畢業於重慶舞蹈學校舞蹈專業。之後加入上海武警政治部文工團。2003年加入金星舞蹈團。

2004年開始獨立創作，與5位當代藝術家創辦了「組合驕」，並共同創作了身體戲劇舞蹈作品《舌頭對家園的記憶》。2005年參加上海藝術節，創編雙人舞《一個人》，在上海藝術中心首演。2006至2008加入北京現代舞團，在團期間委約創作男子雙人舞《爻》、群舞《幻想》，在北京九個劇場首演。2008年3月創立陶身體劇場。主要作品包括：《重之三部曲》、《素》、《瞬間》、《左右》、《2》和《4》。2011年應邀參演由製片人杜可風和搖滾傳奇人物崔健執導的電影《藍色骨頭》。2012獲亞洲時尚雜誌《Men's Uno風度》頒發的「2012年風度人物」獎。



段妮 | 駐團藝術家 | 2004年畢業於廣東亞視演藝學院舞蹈系現代舞班，該校由中國著名舞蹈教育家及中國首任廣東實驗現代舞團長楊美琦女士創辦。在校期間，曾獲美國舞蹈節獎學金赴美進行現代舞的學習。畢業加入金星舞蹈團。

2005年加入英國倫敦的阿喀郎·汗舞團。2006年加入美國沈偉舞蹈藝術舞團。多次參加美國舞蹈節演出，曾演出於紐約林肯中心及美國華盛頓甘迺迪中心。2008年8月加入陶身體劇場。



王好 | 創團舞者 | 1996年至2002年就讀於中央民族大學舞蹈系。1998年榮獲「北京市第六屆舞蹈比賽」表演一等獎。2002

年繼續就讀於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在校期間曾榮獲「北京市第八屆舞蹈比賽」表演一等獎。2003年榮獲「全國第七屆桃李杯舞蹈比賽」表演三等獎。2005年榮獲「北京市第九屆舞蹈比賽」表演二等獎。2006年加入北京現代舞團。2008年3月加入陶身體劇場。



雷琰 | 舞者 | 1996年就讀於湖北省藝術學校，2003年就讀於湖北省藝術職業學院，2006年就讀於北京舞蹈學院繼續教育學院編導班。

2008年畢業，成為舞蹈教師與自由舞者。曾參與過首屆北京青年戲劇節、廣東現代舞週，以及2008年北京交叉藝術節、上海越界藝術節、第二屆北京現代舞展演。2009年創作個人作品參與北京交叉及上海越界藝術節。2009年7月加入北京現代舞團。2011年9月加入陶身體劇場。



謝欣 | 舞者 | 2002年畢業於江西省藝術職業學院（中國舞專業）。2004年畢業於廣東舞蹈學校（現代舞專業）。2004-

2005於廣東現代舞團培訓部導師。2005-2011年加入金星舞蹈團，獨舞演員。曾多次參加世界國際巡演。2011年9月加入陶身體劇場。



來自中國的新「舞」力——陶身體劇場首度訪台

林亞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陶身體劇場是這兩三年，來自中國，並於國際間各個重要舞蹈節，最快速竄紅的年輕團體。

無論是英國的沙德勒之井（Sadler's Wells）劇場或紐約林肯中心，處處受到青睞。

雖然他們舞團還沒正式登記，就已經紅遍世界一線劇場。

他們的背景到底如何？特色又與別的中國現代舞團有何不同？

由於中國近年的崛起，在經濟發展與建設改革方面，有目共睹。在藝術上，視覺藝術家們在國際美術館與拍賣市場，更是創下驚人的成績。舞蹈人才的培育，長期以來，主要則在調教技巧高超的專業舞者，具原創性的現代舞編創人才反而較缺乏。

回顧現代舞在中國的發展史，雖然可以追溯到1899年，清末貴族裕容齡（1882-1973）十七歲時因隨父親到法國而有機會親自向現代舞之母依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習舞，回中國後，還在慈禧太后的宮裡編舞演出。二十世紀上半，中國後續有吳曉邦（1906-1995）與戴愛蓮（1916-2006）等前輩舞蹈家，分別將自己留學日本與英國的現代舞觀念引進，作育英才。然而，1966-1976年文革期間，唯有樣板芭蕾舞得以演出，現代舞的發展受阻。直到1980年代中國開放後，現代舞才在中國重新崛起。藉由海外華人舞蹈家王仁璐、江青等人的牽線，以及美國舞蹈節（ADF）的推薦，許多歐美舞者前往中國進行交流。簡而言之，1986年，舞蹈教育者楊美琦等人爭取在廣東設立中國第一個現代舞實驗班，1992年成為舞團，培育出第一批當代中國本土訓練的現代舞者，包括如今在紐約成功自創舞團的藝術家沈偉。而來自香港城市當代舞團（CCDC）的創辦人曹誠淵，也是在天安門事件前後受邀前往，至今積極投入該團的重要人士。後來幾位優秀的廣東現代舞團的舞者轉往CCDC發展，包含在1990年代首批在國外舞蹈大賽得獎的喬揚、桑吉加、邢亮等人。

當年，許多優秀人才爭取機會出國，例如桑吉加獲選競爭激烈的勞力士獎助計畫，赴德國與舞蹈大師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學習與合作長達四年

（2002-2006）之久。（註1）同時，到中國巡演教學或合作的外國舞蹈團體與藝術家更是與日遽增。其中，2007年德國舞蹈劇場大師碧娜·鮑許（Pina Bausch）親自率領舞團前往巡演，更是中國現代舞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如今除了廣州，其他城市也陸續成立當代舞團，包括1995年創立的北京現代舞團，1999年在上海由金星創立的民營舞團，以及2005年由曹誠淵與李捍中創立的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2008年還增加了由王媛媛創立的北京當代芭蕾舞團，積極在國內外推出結合現代舞與芭蕾的大型製作。

但在這些較具規模的舞團當中，還有一些獨立舞蹈工作者，因共同理念而結合。例如，舞蹈家文慧與影像導演吳文光於1994年共同成立的生活舞蹈工作室，位於北京798藝術區周邊的「草場地」。他們致力於與生活結合的創作，經常吸引許多跨領域藝術家，並堅持作品必須在中國首演。而在上海，於2005年由劇場導演張獻和幾位年輕舞者們（如陶冶與Nu Nu等人）一起推出的「組合鬪」，則以「身體戲劇」的方式表達作品的內容。

正因為陶身體劇場的藝術總監及編舞者陶冶，經歷了中國近幾年數個代表性的當代舞蹈／表演團體——從2003年加入上海金星舞團，2004年參與組合鬪的創作，甚至到北京現代舞團兩年（2006-2008）期間，也在草場地發表作品（亦即這次來台的創團代表作《重》的首部曲），不斷累積自己的創作表演資歷。

當2008年，陶冶於北京創立陶身體劇場時，同樣來



自北京現代舞團的舞者王好則是創始團員。另一位重要創作者兼表演者段妮，國際表演經驗非常豐富。畢業於廣東亞視演藝學院（也就是楊美琦後來轉任的單位）之後，她在2004年加入金星舞團，隔年轉往英國參加阿喀郎·汗（Akram Khan）的舞團，並於舞作 *ma* 的一段獨舞表現優異。2006年又到美國加入沈偉舞團受到重用。2008年卻決定返回中國，與陶身體劇場一起合作。陶身體劇場就由三名核心成員開始巡演。其他兩位舞者謝欣與雷琰則去年加入，擔綱群舞《四》等作品的演出。

這期間，陶冶也仍把握跟外國傑出的藝術家合作——包含參與荷蘭舞蹈家Anouk van Dijk的作品 *Bliss*（《福佑》2008）^{註2}或是演出法國音樂家Veronique Truffot的 *VOY*（2010），展現他個人流暢獨特的肢體語彙。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該團於2011年受邀到美國舞蹈節，還參與了台灣編舞者布拉瑞揚在當地推出的新作「Landscape ADF 2011」之演出。

其實，中國這幾年，舞蹈環境轉變非常大。年輕一代不再急於往國外跑，反而想以自己的方式在國內發展。陶冶的創作風格，以極簡（minimalism）的方式，找回最單純的動作元素，去除炫技的空洞性。以這次來台演出的代表作《重之三部曲》（2009）為例，除了探索舞動的身體所無法摒除的重力與重心的關係，它同時又可以巧妙地以此字的另一個發音，增添了重複的「重」之雙關意義。畢竟在這齣引人入勝的舞作當中，舞者精力的堆疊與轉換，在搭配作曲家史提夫·萊克（Steve Reich）的極簡音樂時，穿著如東方和尚／尼姑，或和式長袍的陶冶與王好的男女雙人舞，中間穿插著鬍平頭的段妮精采甩棍的一段長獨

舞，想必為熟悉後現代舞所常見的重覆性編創手法，提供另一番思考與感受。

在一次與外國記者訪談中，陶冶表示，他不希望被所謂的東西方二元對立的論述給侷限。^{註3}他比較想反思的，是他早期所受的填鴨式舞蹈教育對創造力的抹殺。他信任身體自己的智慧，也尊重觀眾的詮釋。在為舞作取名時，他不想侷限住觀眾的想像力。他以數字等符號來命名，例如《2》（2011）是一齣他與段妮一起編演的雙人舞，是由瑞典、荷蘭與新加坡藝術節聯合委託創作的。（去年《2》在英國倫敦巡演時，還臨時上演一幕陶冶在台上向段妮求婚成功的感人畫面。）這次來台灣演出的新作《四》（2012），則是由四位女舞者共同演出，在中國作曲家小河的節奏性人聲變奏中，藉由菱形的幾何隊形，進行舞台上外在空間與個人內在空間的流動與變化。

總而言之，陶身體劇場今日的成就，絕非偶然，而是靠多年累積的藝術耕耘。引用陶肢體劇場的製作人——中外藝術交流公司乒乓策劃創辦人，也是陶冶等人的多年好友——方美昂（Alison M. Friedman）的話，此團此刻在全球受歡迎的盛況，只能以「天時地利人和」來解釋了^{註4}！

註：

1. 桑吉加2006年返國後，主要在北京、廣州與香港，繼續與曹誠淵相關的舞團合作。而邢亮近幾年，也以自由編舞者身份，受邀為中港台與新加坡等華人社區的舞團創作。
2. Anouk van Dijk以其發展的一套對舞者訓練非常有幫助的Counterpoint Technique著稱。
3. Gia Kourlas, "Tao Ye Talks about TAO Dance Theatre," Time Out—New York, July 20, 2012. <http://www.timeout.com/newyork/dance/tao-ye-talks-about-tao-dance-theater>.
4. 筆者透過電子郵件專訪方美昂，2012年8月2日。



10月19-21日

MAU舞團 MAU Dance

啣鏡之鳥

Birds with Skymirrors

本節目有部分裸露演出

藝術總監、編舞、設計、概念 |

CONCEPT, DESIGN, CHOREOGRAPHY, DIRECTION : Lemi Ponifasio

演出者 | PERFORMERS : Ioane Papalii

Teataki Tamango

Arikitau Tentau

Maereke Teteka

Gerard Tatireta

Tangaroa Taara

Ofati Tangaroa

Kelemete Fu'a

Tiui Elisara

Rosie TeRauawhea Belvie

Kasina Campbell

Tuirina Wehi

技術總監、燈光 | TECHNICAL DIRECTOR, LIGHTING : Helen Todd

製作經理 | TECHNICAL PRODUCTION MANAGER : Kristof Stevens

技術助理 | TECHNICAL ASSISTANT : Jeroen Van Esbroeck

音響執行 | SOUND OPERATOR : Sam Hamilton

排練指導 | TRAINING MANAGER : Charles Koroneho

舞團經理 | COMPANY MANAGER : Gabriel Castillo

舞團行政 | ADMINISTRATOR : Maryam Karroubi

演出長度 | DURATION : 90分鐘 · 無中場休息

世界首演 | WORLD PREMIERE : July 8th 2010, Theater der Welt 2010 RUHR, Germ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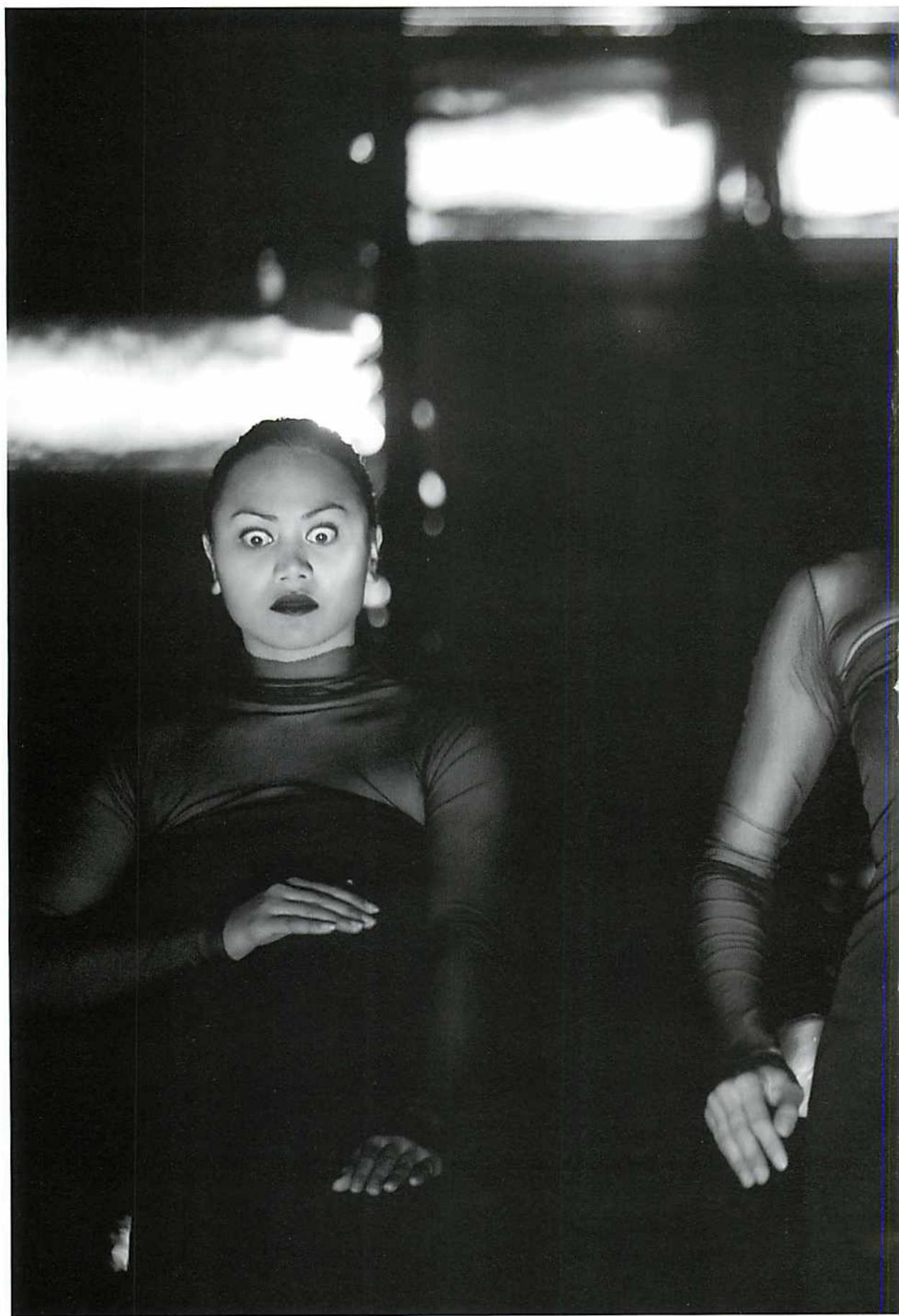
sound

-Compositions from Russel Walder, Richard Nunns, Justin Redding, Marc Chesterman, Sam Hamilton

-Soundscape with *Lake and River* by Douglas Lilburn

-Live Recording two-minute excerpt from *Requiem* by Lemi Ponifasio Lincoln Centre 2008. With thanks to Mere Boynton, Richard Nunns and Marc Chesterman co-production

Théâtre de la Ville (Paris), Theater der Welt 2010 RUHR, spielzeit'europa Berliner Festspiele, Wiener Festwochen, KVS Brussels, Holland Festival, Mercat de les Flors Barcelona, DeSingel Antwerp,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啣鏡之鳥

人類還能期待與環境和諧共處的那天到來嗎？

人類可曾想過不再扮演破壞者的角色？

成為與生存所在之地球合而為一的物種？

浩瀚太平洋的島嶼塔拉瓦上，閃閃發光的塑膠垃圾殘骸吸引了軍艦鳥目光。這些致命的污染物繞在無警覺的海鳥頸上，在天空猶如一片片小鏡子，可怕又諷刺地提醒人們，遙遠的太平洋島嶼上脆弱的環境之美正日益破壞殆盡。

受到太平洋小島所面臨的困境啟發，薩摩亞裔編舞家雷米·帕尼法索(Lemi Ponifasio)提出了一些關於人類在地球上的定位之大哉問。如今人們迫切又焦慮地討論全球暖化的議題，而《啣鏡之鳥》正是一部透過美與靜止來反思人類與地球關係的作品。

這部多層次的創作，關注的主題是海洋污染與氣候變遷。作品裡舞者彷彿在漆黑的舞台上凌波微步，洗鍊又精確地做出如動物或鳥類般急促、敏捷的動作，充滿獨特的身體語言，搭配影像(鷓鴣)、聲音(混雜了水滴聲、吟唱聲、呼喊聲、錄音與呼氣聲)、以及創意的燈光設計，所有的元素集結成一部為美麗的荒野激動泣訴之作。

編舞家的話 | 酋長 雷米·帕尼法索

MAU舞團這部作品中的表演者多來自莫亞那(Moana)的低溼環礁，氣候變遷在該地區已造成災難般後果。多年前我決定有所回應。科學論證、高峰會、預測不勝枚舉，劇烈的氣候變遷不是即將發生的啟示錄，氣候變遷已經到來。

我在塔拉瓦(Tarawa)島上工作時，看見海鳥啣著錄影帶碎片，如水鏡般在天空懸蕩。那景象具美感，同時也象徵死亡。牠們是最後一批遷徙的祖先之靈嗎？我想到末日，我想到啟示錄，我想到創世歌。我開始學村莊的老婦人對著自己吟唱。我想到群鳥集會與維

納斯的誕生，我想到我們將留給子孫受污染的海洋與毒河。河流與萬物瀕死，等同人性亦死，我們的緊密關係正在潰散，人性即是人類關懷。我想到地球上最後一支舞是什麼樣子？我彷彿聽見人類族譜和石頭、天空、樹木、海洋一脈相承的呼喚。我彷彿感覺到演說家的脈搏，懇求我們留住永恆的現在。我不是以環保演說的方式呈現《啣鏡之鳥》，這作品涵蓋歡迎歌舞、家族祈禱、儀式、詩作，以及身為與所有具意識生物共享地球進程的人類一員之生命省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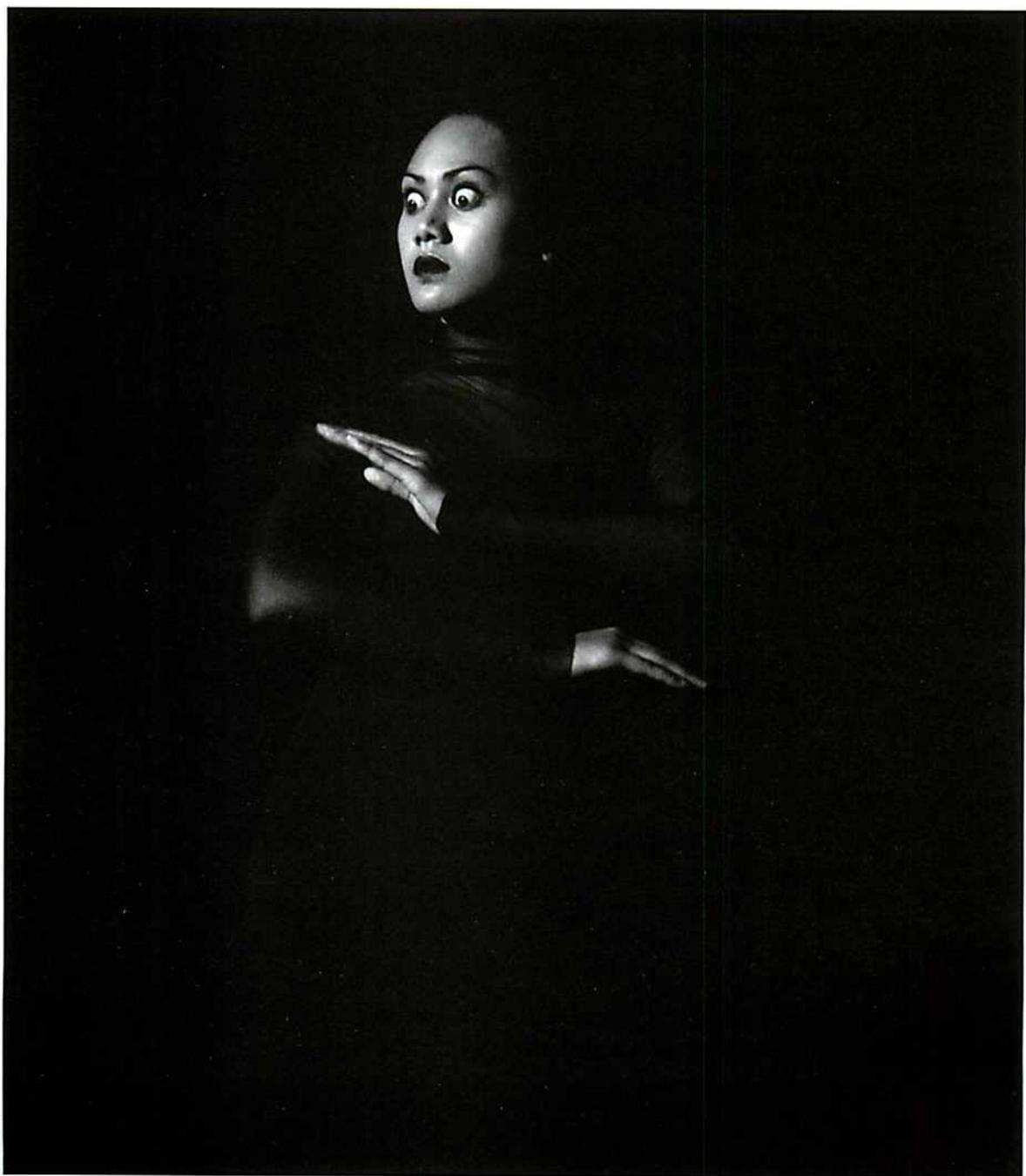
雷米·帕尼法索

雷米·帕尼法索是薩摩亞島的高階酋長，也是位帶有明顯政治關懷的編舞家。他被法國費加洛報讚譽為可望成為和傳奇人物碧娜·鮑許與模斯·康寧漢平起平坐的偉大藝術家。

1995年帕尼法索創立了他的舞團，MAU之名源於薩摩亞的獨立運動，為「革命」之意。他的作品總是引發關注與話題。他的編舞以獨特的方式呈現出內心世界的繽紛想法與影響，探究的題材包括種族衝突與政治、傳統、神話、都市消費主義及環保意識。獨樹一格的舞台影像語言是他的風格：充滿詩意、赤裸、迷幻、專注、無畏且充滿創意。

帕尼法索是當代最獨特的編舞家之一，他的作品獲得世界各大藝術節以及大劇院的邀請，包括巴黎城市劇場、荷蘭藝術節、倫敦南岸藝術中心、愛丁堡藝術節、維也納藝術節、紐約林肯中心藝術節、以及太平洋島嶼等。

帕尼法索目前駐團於紐西蘭奧克蘭。



創世歌

大地升溫之時
天空驟變之時
太陽暗沉之時
月亮照耀著
此時昴宿星團上升
泥巴是大地的源頭
帶來黑暗的源頭
帶來夜晚的源頭
暗得濃烈 暗得深邃
晝的漆黑 夜的漆黑
黑夜籠罩下萬物誕生了

開天闢地

我呼喚光明
我呼喚黑暗
源於虛無的造物主出現
於是光明的世界誕生
地母與天父分開
諸神之生命、力量、敬畏、神聖
聆聽這婦人吶喊聲
來吧 我們的祖靈
歡迎 歡迎
融入 聚集 合而為一
竭誠歡迎各位

Sina樹

鰻魚愛上人類女孩
我從遭遺棄的生殖器誕生
純潔無暇
你喚醒我 而後玷汙我
你張目瞋視

天空巧匠

聆聽這鳥兒叫聲
牠的歌聲譜出上方的平織網
下方的平織網 外在的平織網
內在的平織網 夜裡可聞
白天可聞 織歌的小東西

光明的世界

朝向我們 超凡的 古老的
朝向我們 眾神大軍
生命源起
融入 聚集 合而為一
長柱為地柱
長柱為天柱
重壓 捶擊 勁風 暴風猛襲 律動
向上撐 向下撐
聽那黑夜 聽那白晝
破曉中誕生

美好的毀滅

小溪裡的龜——窒息
大海裡的鯨——迷路
海草離開海洋
光禿禿的鳥兒奔逃
維納斯墮落
光明陷入黑暗
大地和水蒸發
人類來了
眾神止步

女人的眼睛

瞧 我活著
血、骨、肉、呼吸
眼淚劃破天空
慌亂掩蓋自然
靈魂凌空
大跳躍只是一小步

靜坐祈禱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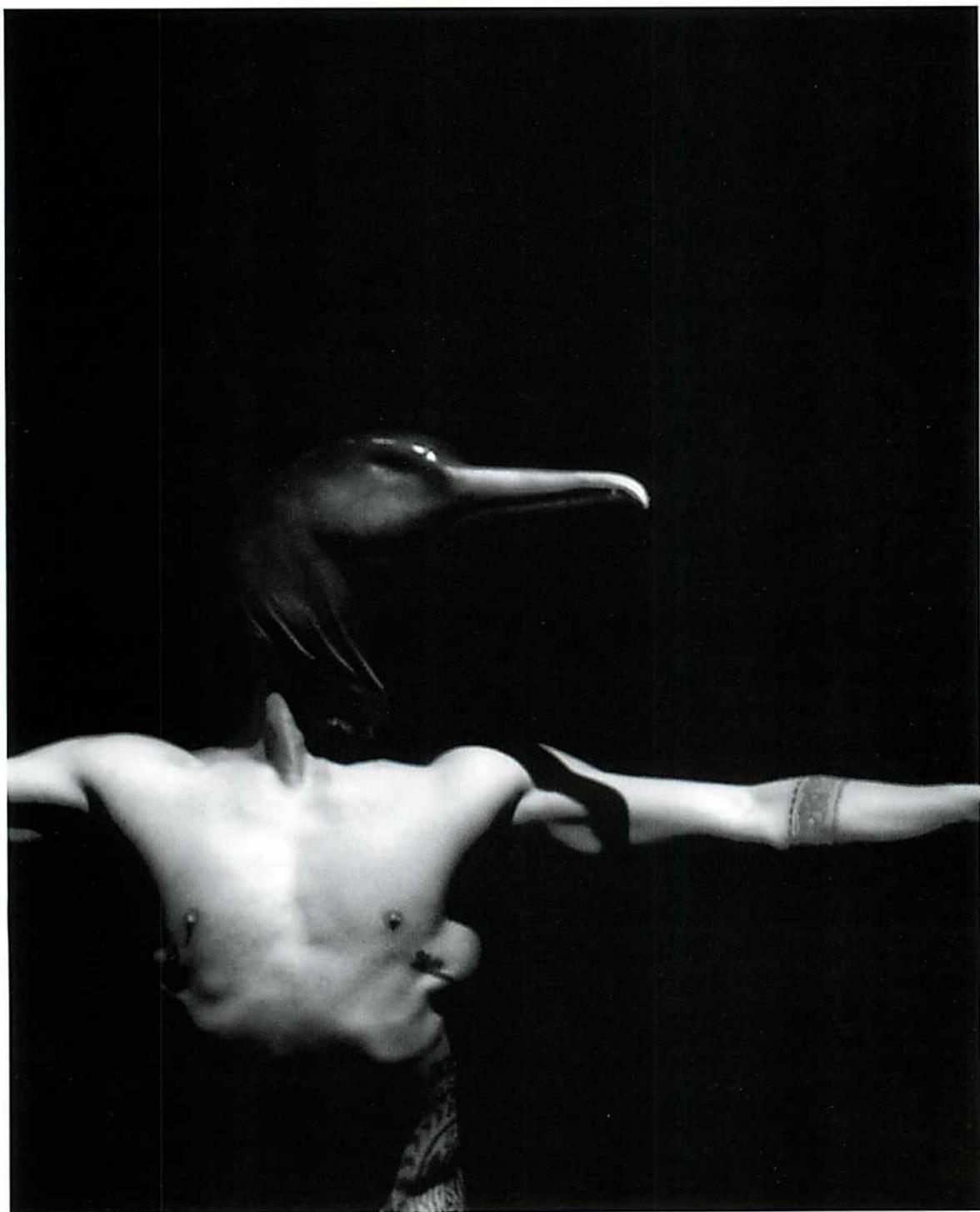
帶你的亡者來 帶你的回憶來
我們予以哀悼迎接
逝者變成天上星辰
橫越神聖之路 抵達靈魂離別處
划你的小舟 到祖靈之家
大地背脊 夜幕低垂
月亮漸虧 接受冥后的召喚
前進之夜
離去之夜
夜永無休止
長眠中平和地歇息吧
永別
向生者道別 我們歡迎你

祖靈之塵

融入骨頭
融入血液
融入肉體
融入肌腱
融入才能牢固
融入才能堅持
蒼天融入了
蒼天結合一切
大地強化支撐
蒼天 擁抱我們 大地 擁抱我們
你環抱的一切 確實獲得擁抱
你珍惜的一切 確實受到愛惜
你伸出且融入的一切 依然伸出且融入
天上有天界
地下有地界
黑夜給了靈魂
黑夜給了長眠的亡者
和平的訊息傳到天上的靈 傳到地下的靈
你的心 我的心 你給我瀕死的心
我給你活跳的心 跨到生界！升上天界！

最後的祈禱

仔細聆聽！
全神灌注聽取祖靈睿智的勸告
一代代傳襲下來
摘下亞麻樹中間的嫩苗
女孩 鈴鳥要飛去哪？
失怙 飛往天堂內陸和海邊
泉水乾涸後 會有別處泉水湧出
泉水乾涸後 會有別處泉水湧出
以莓果為食的鳥兒屬於森林
但以知識為食者應獲取全世界
孩童——弄破葫蘆的人
你貢獻 我也貢獻
人們應受滋養扶持
信守諾言者凡事只說一遍
不善待客人者玷污自宅
家中的鴿子
外頭的鸚鵡
比目魚潛逃後不再迴游
番薯不會自誇甘甜
有內必有外
房屋角落清晰易見
心的角落則不然
聽這生命的原則
聽這死亡的原則
升高 凌空



冷冽的末世預言詩篇

趙綺芳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副教授

太平洋，自1521年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航行於其中時、有感於海面平靜而為之命名以來，它就成為北半球的殖民與冒險者嚮往的樂園。儘管太平洋海域浩瀚而深不可測，蔥鬱的小島、蔚藍的海洋、細白的沙灘上迎風搖曳的椰子樹，透過媒體不斷大力輸送已成為標準化的南海(註)意象。

然而你可以想像嗎：當有一天，太平洋不再蔚藍，細白的沙灘成為灰飛煙滅的墓園，而原本徜徉飛翔的海鳥，紛紛墜若於此，蜷縮著身軀掙扎蠕動至生命的終局？

這正是雷米·帕尼法索(Lemi Ponifasio)在《啣鏡之鳥》這支作品中所傳達的意象。在這支以太平洋為主要背景的作品中，所有有關南海的浪漫意象完全被顛覆，而是透過聽似遙遠但淒涼的海鳥鳴叫、傳統歌謠吟誦、背景人聲，和相對巨大而令人不安的空洞聲響，鋪陳出一場九十分鐘無中場休息的末世預言詩篇。

帕尼法索這位移居紐西蘭的薩摩亞籍酋長，毫不隱諱地以舞台為他的戰鬥位置。「MAU」一詞意為對事物真理的宣示、革命或轉化的努力。而他所急需對抗或轉化的現狀，正是攸關人類存亡的環境與生態惡化。居住於紐西蘭和太平洋島嶼，可以想像編舞家所面臨的地球暖化衝擊，不論是臭氧層的破壞或是海水上升，都以更快的速度步步進逼身處這個區域的人民。我回憶起去年在台灣曾經看到同為太平洋小島吉里巴斯(Kiribati)的樂舞團體表演，在每場演出前，他們提醒觀眾的不是觀賞禮儀或歌舞意涵，而是舞者們所處的生存危機：吉里巴斯、或其他太平洋小島、已漸次由世界地圖上消失。屆時，維繫這些樂舞的美麗傳統世界將不復存在。

帕尼法索敲響的這記警鐘，用的是獨特的舞台語言：融合了毛利人的創世神話——以天為父、以地

為母——傳統歌謠吟唱、文身、毬舞(Poi)以及戰舞(Haka)、乃至於他獨樹一格的燈光、影像與肢體運用。舞台上一片冷冽，加上背景音樂，形成壟罩於空氣中的一股巨大深淵，然而當光束射向細沙質感地板上舞者細步移動的雙腳、或是緩慢延伸振臂的肢體時，觀眾很難不被那些身體所魅惑。帕尼法索自陳他當初選的是紐西蘭南島西岸莫阿那(Moana)低環礁區的住民演出，對這些人而言，氣候變遷不是預言，而是已經發生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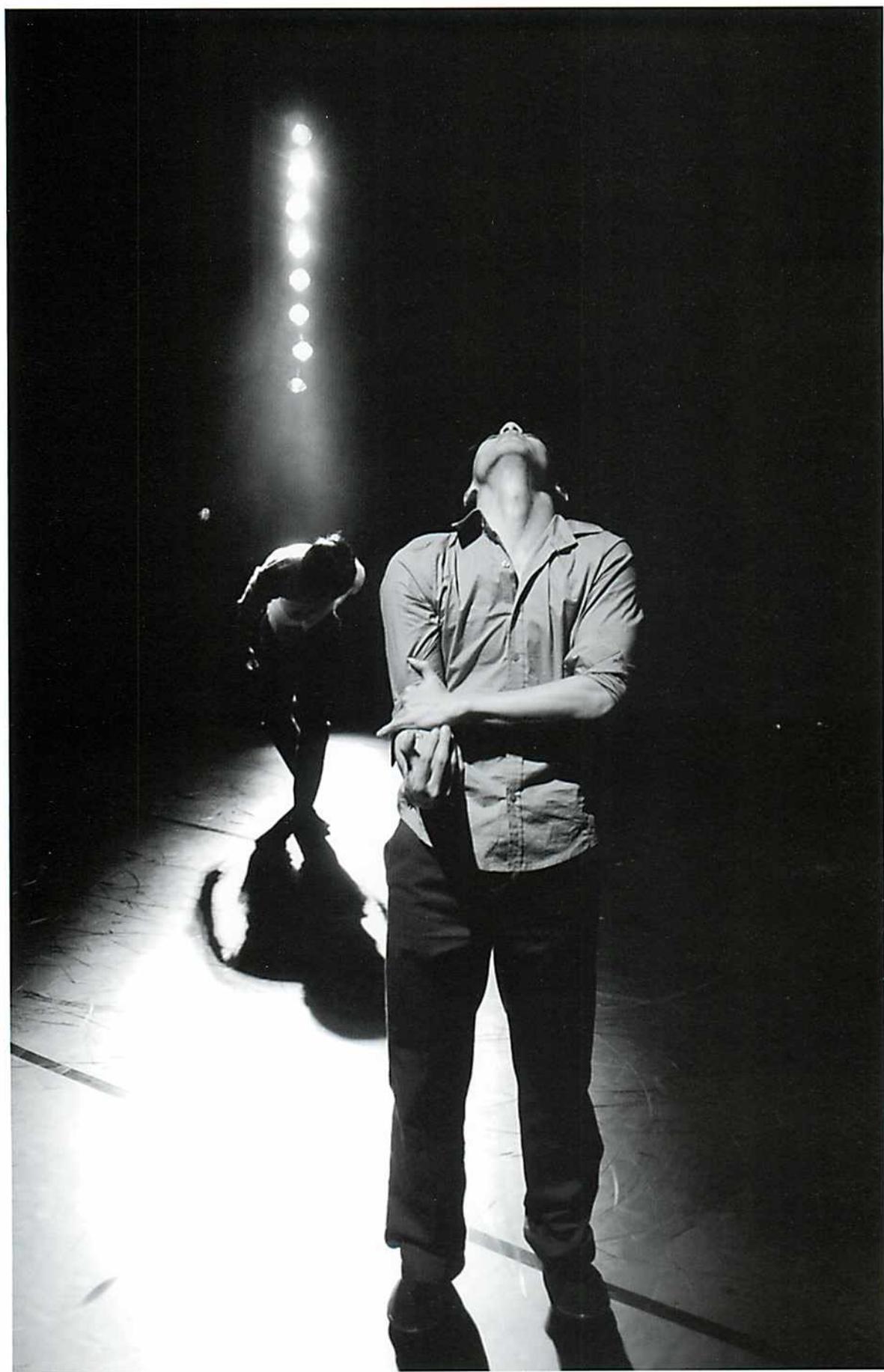
《啣鏡之鳥》一作中關鍵的主題在於鳥，七隻啣著塑膠錄影帶的軍艦鳥彷彿天上七面閃爍的鏡子，「既是一幅美麗的景象、也是死亡之靈」，帕尼法索受到巨大衝擊而決定加以回應。鳥類在不同文化的生態系創世神話中，往往具有關鍵的地位：聖經中挪亞及家人在四十日洪水淹沒世界後，為其確認舊的世界已毀、新天新地已成的信者，正是啣著一片橄欖葉飛回的鴿子。在同為南島語族的台灣布農族神話中，凱比斯鳥(紅嘴黑鴨)則是為了對抗洪水承擔起為族人啣回火種的重任。不難想像當人類仰望天際，色彩繽紛、自由翱翔其中的鳥類，開創了多大的想像世界，它們既是信者，也是救贖的確記。然而，如果有一天，連自由翱翔的鳥類，都被人類所製造出無遠弗屆的垃圾套牢，這個世界還有救贖的可能嗎？舞作中，舞者模仿鳥類展翅的動作美到令人屏息，攫人眼目，而他們裸身蟄伏於地上的景象，則令人強烈地感到憐惜與不安。

不安，是的，或許只有當我們被攸關人類生存危機的不安攪擾到起而行，或許才能開展轉化的努力，啟動我們自己的MAU。

而我們已沒有太多時間。

註：

第一個為太平洋海域命名的是西班牙探險家Vasco Núñez de Balboa，他在1513年航行至此並稱之為南海(Mar del Sur)。



11月16-17日

ED×2舞團 ED×2 Dance Company

當代的Fu | 留也留不住
Modern Feeling | What We've Lost

藝術總監、編舞 |

ARTISTIC DIRECTOR, CHOREOGRAPHER : 李仁秀 (Lee Insoo)

舞者 | DANCERS : 柳振旭 (Ryu Jinyook)

金東奎 (Kim Dongkyu)

千宗原 (Chun Jongwon)

朴貞美 (Park Jungmi)

技術總監、燈光 |

TECHNICAL DIRECTOR, LIGHTING : 李性憲 (Lee Seongheon)

巡迴經理 | TOUR MANAGER : 郭娥濫 (Gwak Ahram)

當代的Fu (Modern Feeling)

編舞：Lee Insoo

舞者：Lee Insoo, Ryu Jinyook

燈光：Lee Seongheon

音樂：“The Method Works” & “Meeting Laura”選

自原聲帶*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Nylon Smile”選自*Third by Portishead*

首演：2008

長度：20分鐘

獲獎紀錄：2011中國北京「首屆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編舞組金獎以及觀眾最喜愛演員獎、2010德國路德維希港的國際編舞比賽(Internationaler Choreographic Wettbewerb Ludwigshafen, No-Ballet)第三名、2010韓國文化觀光部所評選的優異舞團PAMS (Performing Arts Market in Seoul) Choice Selection、2008首爾國際編舞藝術節大獎。

《當代的Fu》是兩舞者之間的關係，探討他們第一次見面、衝突、妥協、冷漠和其它兩人相處之間的感受，融合了各樣的舞蹈風格和流派，其中包括現代舞、嘻哈、霹靂舞、武術、和雜技。在這部作品中，將武術和跆拳道動作變成了舞蹈，兩位舞者一起用雙臂虛擬出一個被不斷拋接的《溜溜球》，而伴隨著球的運動，兩個人也時而協調地合二為一，時而發生激烈爭執。作品帶著明顯的韓式幽默，令觀眾笑聲不斷。曾應邀以色列特拉維夫舞蹈節(2009)以及紐約Bloomberg Culture Bites(2009)。

—— 中場休息15分鐘 ——

李仁秀 (Lee Insoo)



李仁秀是韓國的各項舞蹈比賽常勝軍，他的現代舞著重於情感的表達。他曾參與韓國LDP舞團，也曾參與荷蘭Emio Greco | PC舞團。2010年創立EDx2舞團，希望能透過藝術的多層面以及敘事式的動作來活化舞蹈。李仁秀從街舞開始學習舞蹈，他擅於結合其他藝術流派，如嘻哈、現代舞、戲劇和默劇、雜技等。獨特的風格，使他的作品普及並充滿感情，也使他的舞蹈是易懂而有趣，並且容易吸引觀眾的興趣。李仁秀熱切地向觀眾展示現代舞蹈多樣的面向以及流行的時尚。曾受邀許多國際音樂節，包括紐約林肯中心的戶外藝術節等等。

留也留不住 (What We've Lost)

編舞：Lee Insoo

舞者：Lee Insoo, Kim Dongkyu, Ryu Jinyook,

Chun Jongwon, Park Jungmi

燈光：Lee Seongheon

音樂：La Reveuse, Vivaldi-Concerto in a minor

RV. 397, Film <A Bittersweet Life> 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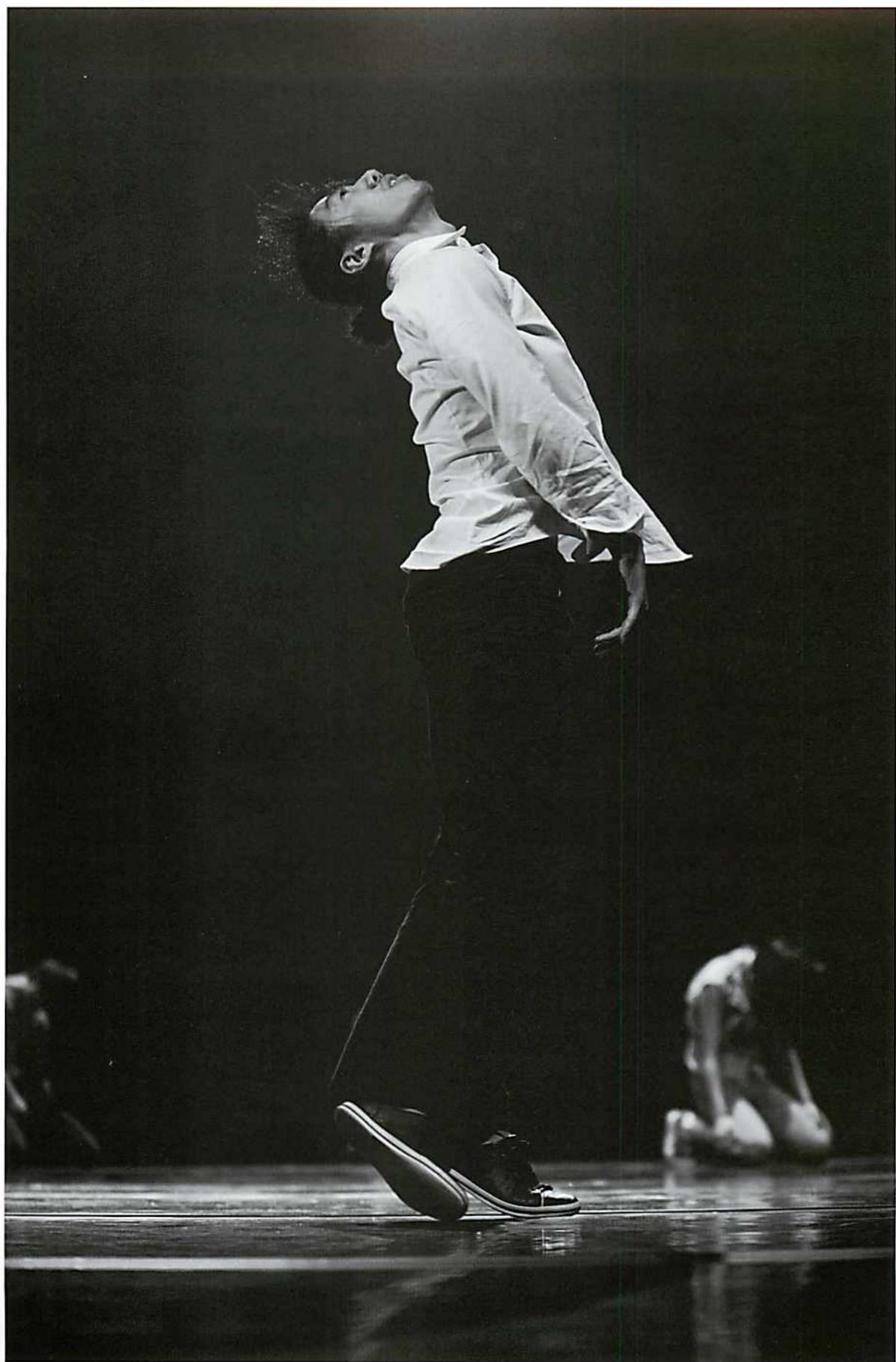
“Irreversible Time”, “Sealed with a Ki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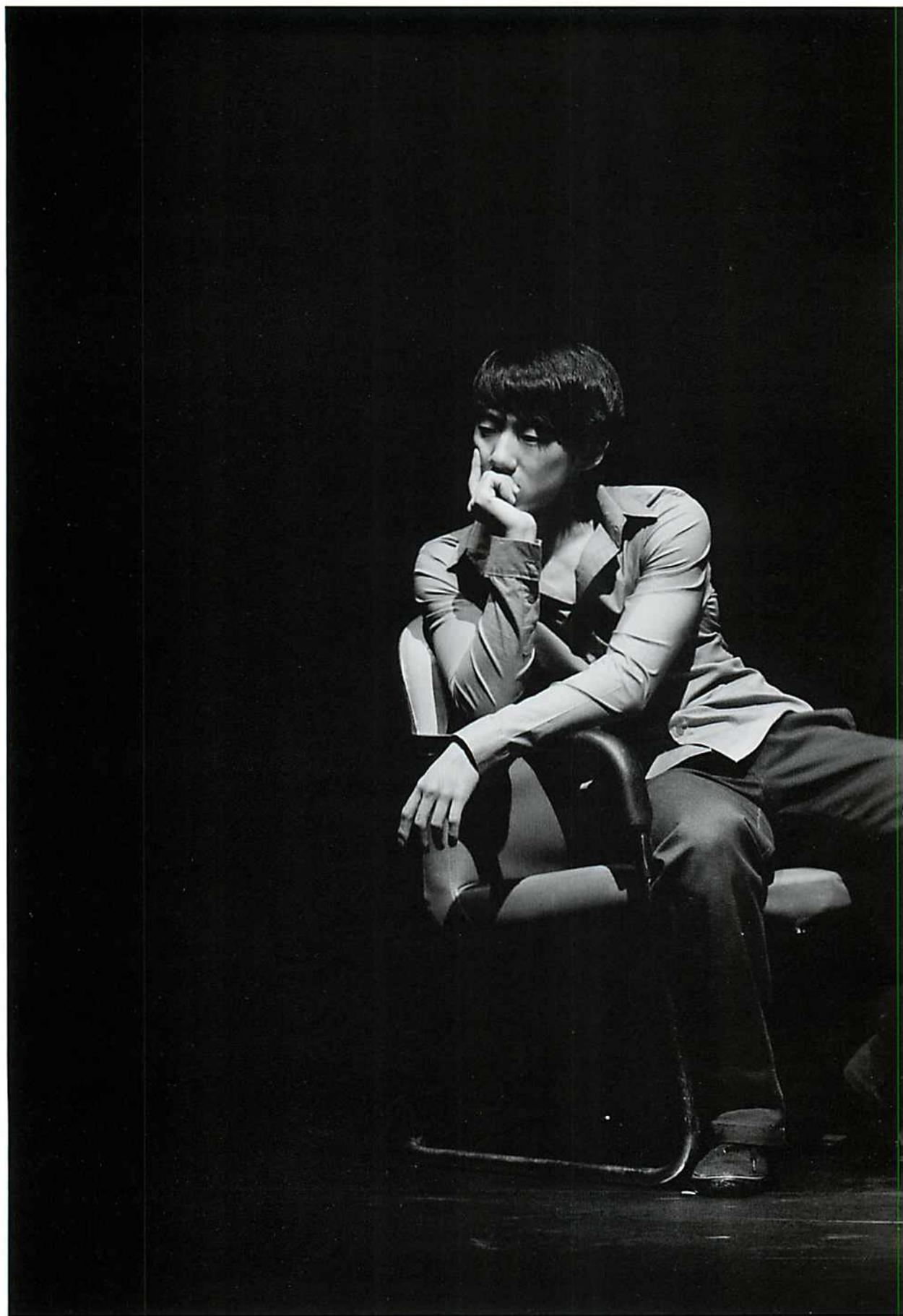
首演：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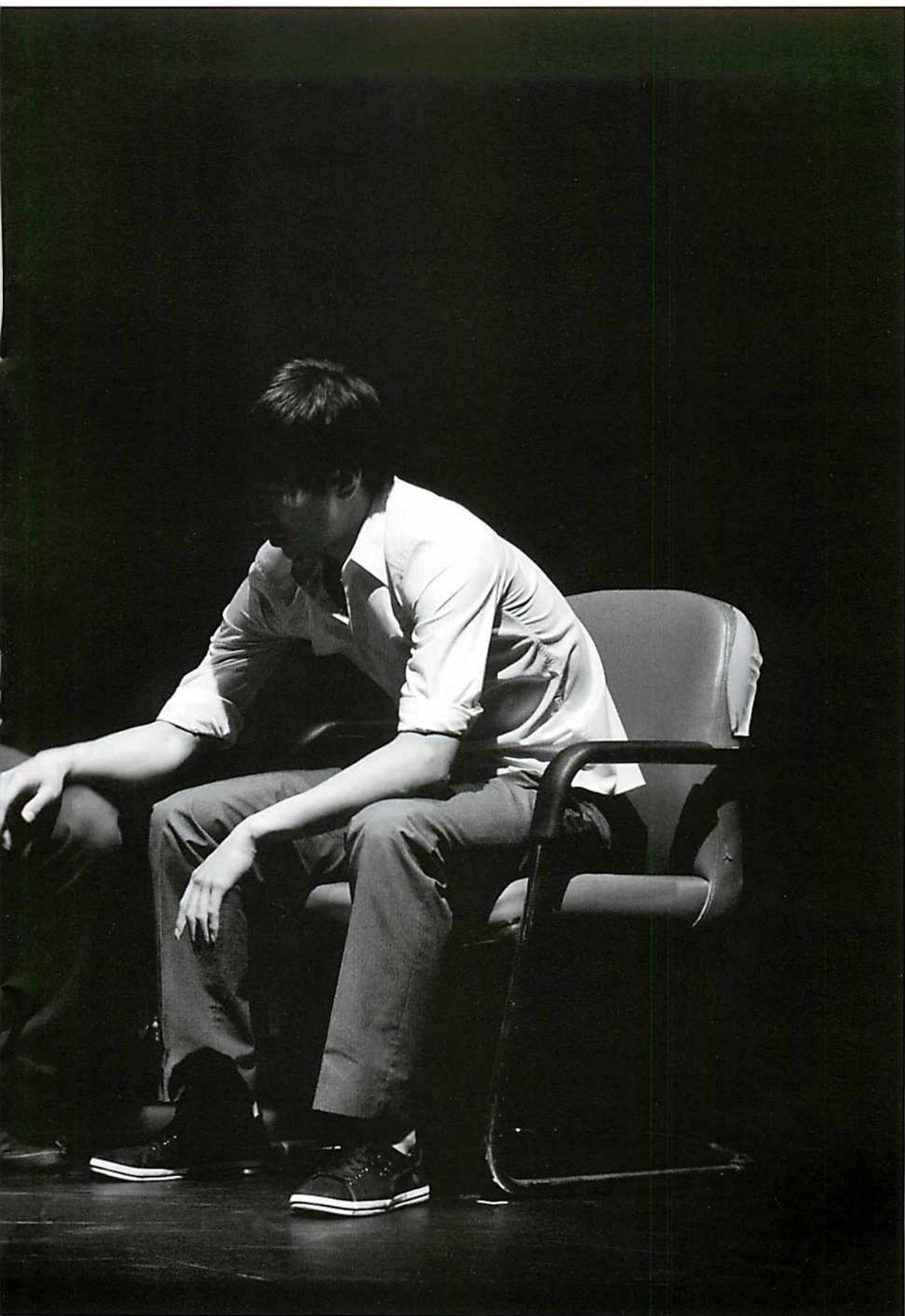
長度：25分鐘

沒有想像力，沒有夢想，我們是否還能快樂地活在現實中？我是否仍然幻想、仍然作夢？

《留也留不住》是透過默劇般具表現力的舞蹈動作，探討「想像和現實」、「幻想和魔術」、和「回顧和記憶」的主題。穿制服的學校女生、天真的小孩和鄰居流氓，像漫畫裡的人物，出現在第一幕中的人群裡，這些是我們年輕時在我們生活週遭經常看到的人群。在「假想的足球賽」他們互相拋球、搶球和追逐，並轉換成舞蹈動作。編舞家在想像世界與現實之間的差異中，不斷詢問我們希望從生活中追尋什麼。舞台上時而出現的我們曾經夢想，但並不存在於現實的人物，像是「超級英雄」和「隱形人」，讓我們質疑是否我們已經忘了幻想的秘密、忘了想像力的自由。







個性的身體 當代的FU——韓國EDx2舞團

謝東寧 表演藝術評論人

自從舞蹈大師碧娜·鮑許提出了舞蹈的「動機論」(註)之後，等於宣告了舞蹈「技法」的退位，舞者個性化的身體，成了當代舞蹈之重心，簡單地說，她認為舞者必須有感而發地跳自己的舞，而之前舞蹈史所注重的技法，反而成了表現身體個性的工具。而碧娜所開創的「舞蹈劇場」，也將舞蹈的類型解放，她跨界借用了戲劇的元素，影響所及，當代舞蹈的表現類型也從單一走向多元，無論是芭蕾、現代、爵士、民族或是街舞……等等技巧，都可以在作品中混合運用、同時並存；甚至在法國的「不跳舞」non danse運動中，連日常身體(舞者或非舞者)的(觀念)展示，也可以成為了當代舞蹈的一個新潮流，可以這麼說，當代舞蹈重新返回的，是一個更生活化的「身體」主題，而表現形式則是跨界運用，並且多元混合。

當代舞蹈這種「個性化」的特徵，也終於影響到亞洲新世代，本屆「新舞風2012」亞太新勢力(Asia and New Look)之壓軸節目，韓國ED×2舞團所帶來的兩支精彩舞作，便向台灣的觀眾，展示了一次相當漂亮的當代舞蹈示範。

ED×2舞團藝術總監，今年剛滿三十歲的韓國編舞家李仁秀，從高中開始習舞，畢業於韓國藝術大學舞蹈碩士，在學生期間，就曾加入著名的荷蘭Emio Greco | PC舞團，不過他舞蹈生涯的開端，卻是來自街頭舞蹈；他擅於結合嘻哈與流行文化的舞蹈風格，及富有想像力的舞蹈內容，使得作品深入淺出、風趣幽默，深受許多韓國觀眾的喜愛；他也是韓國的各項舞蹈比賽常勝軍，近年來作品並屢屢受到國際舞台的邀約，是韓國當代舞蹈極有潛力的未來之星。

《當代的Fu》是一支形式簡單，但內容繁複的舞作，舞台只有兩位男舞者和兩張椅子，主要敘述的是兩個男人之關係，他們從微小的無聊抖腳開始，然後逐漸發展至流暢的身體即興接觸，並隨著關係開展，動作技法一直延伸至當代、街舞、戲劇、功夫、雜耍等種類不拘，但卻自然流暢的自由舞蹈風格混合。舞作並利用簡單的音樂與寂靜，及充滿創意的燈光效果，幽默又饒富深意地，表現兩個人相互之間，充滿情感的

各種人性關係，從相遇、相識、衝突、冷漠、妥協、合作……，最後結尾燈光一變，劇場幻覺突然被打破，並將兩人的種種關係，延伸至觀眾席中的真實世界，短短的舞作卻深深地動人。

《留也留不住》一樣發生在空的舞台上，但是一共有五位舞者，這五位取樣於年輕世代各種不同類型裝扮的舞者，一開場就展現了戲劇扮演的元素，並且大出意外的，他們開始玩丟空球的遊戲，他們互相拋球、搶球和追逐，並將刻意誇大、默劇般的滑稽肢體，與自己發出的聲音，連結成為舞蹈動作，而且這些動作竟然還可以發展成獨舞、群舞，充滿想像力的將一個「假戲」，成為有趣、好玩的「真作」。而當真實的氣球出現，舞者的動作反而被拘束、無法施展，這種虛實辨證的手法，亦驗證了編舞者的質問：我們能夠快樂地活在「真實世界」而沒有想像力，沒有夢想？而我還有想像，還做夢嗎？

《留也留不住》不斷在想像與真實之間穿梭，讓一個單純的遊戲，延伸至個人或集體的夢想與幻想，對應在於電腦網路環境下成長的新世代舞者，更有一層真實的虛擬與想像的虛擬之哲學思辯。此外，舞者在整個舞作中，其肢體動作類型，更是繁複混雜至模糊不復辨別，不過，這卻為我們打開更自由、更新穎的舞蹈新視野。

藝術反應社會，當代舞蹈與今日民主社會的價值觀，其實很接近，民主社會多元開放，人人平等，而當代舞蹈中的動作，也是類型繁雜，並無高低，並且還常常跨界到其他表演藝術領域，甚至是日常生活之中。而我們從韓國ED×2舞團作品內容的即時性、探討的深度性，與舞者有感而發，充滿個性的動作，並且完全不拘泥於形式的大膽運用，加上其他舞台元素(燈光、音樂等)的整體運用，再次見識到當代舞蹈的嶄新魅力。

註：
碧娜·鮑許說：「我在乎的是人為什麼動，而不是如何動」，可以說是舞蹈的「動機論」。

